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II
國立台灣美術館
遠赴廣州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升學讀書、開照相館、志願入伍

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的台籍人士，外移徙流於島外的，不外乎到內地或到東北滿州或到上海去，也有遠到南中國海去的。每個移出者，伴著個別的人、事、物等因素，各自有各自的盤算。像李鳴鵬一樣，選擇到廣東去的，卻是少數，但似乎是有跡可循。

1939 總督府推行皇民化、工業化與南進之治台三政策。

1940 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簽字

1941 太平洋戰爭爆發

隻身離台，前往廣州

當年，公學校不合理的規定，使得李鳴鵬未能順利畢業。這件事，無疑地，是他心中的一個結。

●他的求知慾因而有著較一般青年更強的渴望，他原來準備努力工作幾年，存足了錢便要「上京」繼續讀書深造的。

●這種想法與殖民地裡的絕大多數年輕人是一樣的，到「內地」（指日本本島）去，同時也意味著是認同軌儀的一種正常運轉。

●有一件事，與李鳴鵬後來放棄前往東瀛有關。

●某夜，李鳴鵬在大稻埕圓環附近，遇到幾個就讀青年學校第二部（夜間部）的日本青年，非常粗野惡意氣地斥罵台灣人為「清國奴」！

●這句言詞，是如此暴力地扎進他的腦中，凝結為李鳴鵬的精神空間中的一處黑影。他是一位自尊心那麼強的人，原本從未懷疑自己與大日本國的認同關

係；此時，他才驚覺到在那處黑影之下，自己的無意識岩層裡似乎更早地已存在著一長脈黑色雜質的東西。

●「經過一番深思遠慮之後，單身離開台灣前往中國大陸廣東省廣州市，暫客居於福建人陳氏經營之運輸公司。」

●這一年，一九四〇年，李鳴鵬十九歲。

●時代喪亂，「當某些超先驗的現實向四周投射射線時，群眾是最早的覺察者。例如，發生了重大事件，軍隊在邊境上處於危急之中或者潰敗，或者告捷，這時傳來的消息模糊不清，未給有教養者帶來任何重要信息，但卻在群眾

中引起巨大震動。有教養者不免對震動感到吃驚，但當他們從專家那裡獲悉真實的軍事形勢以後，就不能不佩服民眾覺察這種“光暈”（它伴隨重大事件，在百里之外也可被人看見）的本能。」普魯斯特在他的小說裡對平常百姓所擁有的那種直覺有如此的描述，「……然而，群眾的這種直接認識往往和上百種

錯誤認識交織在一起。」

●那是大和民族瘋狂發起太平洋戰爭的前夜，未被完全蒙蔽的人，知道該尋找出口，到一個對自己有利的位置去。

●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下的台籍人士，外徙徙流於島外的，不外乎到內地或到東北滿州或到上海去，也有遠到南中國海去的。每個移出者，伴著各別的人、事、物等因素，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像李鳴鵬一樣，選擇到廣東去的，卻是少數，但似乎是有跡可循。

●日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佔領廣東後，「富士寫真館」的洪汝修便到



日治時代的廣州市街景

廣東發展，主要在廣州及廣西南寧從事物資買賣。



李鳴鵬（左）於廣州與好友洪汝修合影。

●而洪汝修的老師，「アポロ寫場」的主持人彭瑞麟(1904~1984)就是在一九三八年被日軍徵調至廣東任通譯員，由於彭氏工作時接觸到的人和事是直抵時局的核心，甚至和越南皇室也有極深的交誼，他幾乎就成了亂世裡的局中人。

●彭瑞麟的恩師，日據時代對台灣美術教育有著奠基性貢獻的石川欽一郎(1871~1945)先生，見他無法擺脫日本皇軍的糾纏，便寫了一封信罵他不愛惜生命，並暗指軍國主義是一條晦暗的道路，及時讓彭瑞麟停止南進而於一九四一年返回故鄉。

●彭瑞麟在晚年時致力於中醫的研究，與美術圈及攝影圈不常往來，生活過得頗為平淡。

●洪汝修知不知道彭瑞麟在廣東及越南活動？他和當年只有十九歲的李鳴鵬先後前往廣東，心中是如何盤算的呢？

●在日軍佔領廣東近兩年，汪精衛偽政府於南京成立後三個月，李鳴鵬於一九

四〇年的七月抵達廣東。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德軍入侵法國巴黎。日本眼看法國繼荷蘭、比利時等國向德國投降，英國也岌岌可危，歐洲戰場的新形勢讓日本軍國主義者們誤判了自己在亞洲以至於在太平洋的軍事實力。

●日本在九月時一方面和德國與義大利訂定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另一方面即刻將南進政策提上議事日程，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北越）。

●李鳴鵬離開台灣赴粵後，台灣的小林總督即在當年的十月帶著「新體制計劃」到東京，其內容是推動皇民化與工業化二大政策，台灣島內的形勢也進入另一種準戰爭的作為。

一圓升學之夢與志願入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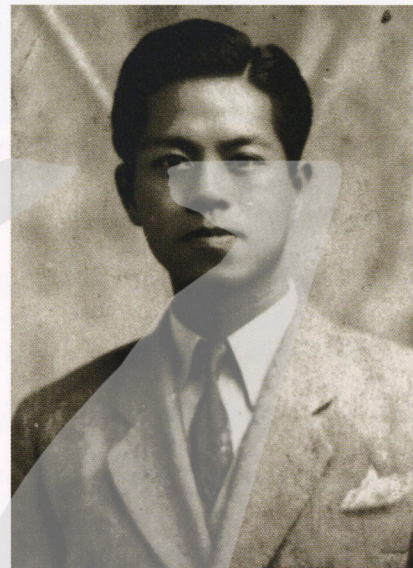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夜，李鳴鵬選擇到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在那裡他如願地

圓了他年少以來一心想望繼續升學讀書的梦想。

●李鳴鵬逐漸適應廣東的粵語與文化習慣後，便積極地找尋是否有合適的升學途徑。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廣州市女子師範學校看到新設立的廣東大學的招生廣告，他也順利地獲得入學許可，可是當時學校裡的師資及學程安排是在一種非常的狀態；原國民政府時代的教授多數不願意留在汪精衛偽政府為五斗米折腰，徙流大後方或移居至香港、澳門的人佔了多數。

●這所在汪精衛南京政府廣東省下新成立的大學，李鳴鵬待了二個月便離開了。李鳴鵬說在那裡只能聽些人文歷史的課，農業、數學又非他的興趣，他原本較有興趣的藥學、法政等課程只有老牌的中山大學才有。

●不過，他仍然大有收穫。他找到一間名為「嶺南美術學塾」的學校，興致高昂地前往選課學畫。



李鳴鵬，二十一歲，於廣州嶺南美術學塾時留影。

●從小對繪畫有興趣的李鳴鵬，在這所學校畫素描，跟中國老師學用毛筆畫南畫，跟日籍老師研習西洋水彩畫。

●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於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並於同日攻擊香港，身為日本籍民的李鳴鵬才面臨可能被徵召入伍的憂慮。李鳴鵬入伍前那一年半的時間，對他而言是有特別的意義。

●那段日子裡，他可以自由地選課學畫，在廣東四處走動攝影；經濟上他與

1941 日本軍國主義公布言論出版臨時取締令。

1942 日本軍國主義施行新聞統制（一縣一紙）。

洪汝修及另一位台灣王姓友人共同在廣州河南區經營一家名字非常日本的「大和寫真館」，並在當地中國人辦的日語補習學校任夜間部日文老師。

●更重要的是，在日軍佔領下名為汪精衛南京政府行政屬地的廣東省，具有日本籍民身分的台灣人與當地的廣東人民之間是否存在有一種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差異呢？

●曾經被日本青年辱罵為「清國奴！」的台灣少年，現在的精神現象是何種面貌呢？

●一九四二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繼前一年公布言論出版臨時取締令，又施行新聞統制（一縣一紙），紙張、底片頓時成為難以入手的管制物資，寫真館經營陷入困境。

●一九四二這一年，李鳴鵬志願入伍。

●「由於太平洋戰爭日本步入了全國總動員之際，當時身為日本籍民的自己，或許遲早也會被徵召入伍。因此提前以



二十一歲的李鳴鵬，於廣州與朋友合影。

一年期限的方式，志願入伍駐屯在廣州市市郊之日本南支派遣軍『防疫給水部』衛生部隊。又因係美校學員的身分，而成為文員軍屬，從事預防傳染病之文宣海報等之設計繪圖工作。」

●李鳴鵬在南支派遣軍波八六〇四部隊一年三個月，一九四三年七月離營時因防疫宣傳文教工作有功，接受表揚並授贈表彰狀。

●波八六〇四部隊的部隊長是一位階級為大佐的醫學博士，整個部隊有近百名

軍醫。

●李鳴鵬主要的工作是繪製預防諸如瘧疾等傳染病的宣傳海報，並教授數十名日軍部隊於當地僱用的人員說日語。

●李鳴鵬雖是文職軍屬，日軍文官序列為判任官，可佩軍刀。

●李鳴鵬說這個部隊除了他之外，還有一位日籍台灣軍屬，是一位專門研究熱帶傳染病的醫學博士，階級為中佐是高等官。除此，部隊裡的士官兵多來自日本鄉下的年輕人。

●李鳴鵬之所以志願入伍，還有另一種想法。

●他說命運讓他一出生就是日本籍民，日本的殖民支配在台灣進行的是一種愚民政策，多數的日本人將台灣人視作二等國民。他只知道在台灣日本人，他很想像進一步認識日本人，想知道那些同樣和他一樣說日語的日本人到底是怎樣的人，而軍隊是由來自日本本島各地各階層的人混編而成的，下部隊未嘗不是



日治時代的廣東市街景

接觸認識日本人真正面目的一個不錯的場所。

●在營的一年三個月，李鳴鵬以為人的本性基本上都是善良的；當然，他也看到日本部隊中老兵體罰欺壓菜鳥的種種惡習。但相較於他在台灣曾經有過的不愉快經驗，部隊裡的日本同袍與他之間並沒有特別的違和感。

●軍隊內部是另一種序列嚴謹的生態，首先它將成員原有的社會身分差異歸零一齊化，換之以另一種階級差異。

●加以在部隊裡，李鳴鵬是可以在腰際間配掛軍刀的判任官；當腰際感受到那把沈甸甸的軍刀重量，明明知道裡面不過是把已生了鏽的鐵器，軍刀這個符號仍具有如語言般的魔性，李鳴鵬在日本殖民支配下精神中曾感受過的無奈與創傷，遂被熨貼安撫了。

●自尊心特強的他，拒絕承認自己是大陸民族的二等國民。

●還有，李鳴鵬並未與軍隊奔赴戰場前線，波八六〇四部隊似乎是一支任務性質與戰鬥部隊不同的衛生防疫部隊，人性在極地苛酷的環境裡可能展現的惡無限，或許他幸運地並沒有遭遇到。逆諷的是，在營期間他遭遇到的侮辱，竟然

來自他的同鄉。

●一位在廣州日本憲兵隊擔任駕駛的台籍僱員，爲了細故，仗勢憲兵隊的淫威對他暴力相向。

●李鳴鵬期滿離開部隊回到廣州市後，靜思下一步的作爲。當時物資多已管制，照相館所需的感光材料入手非常困難，重開照相館已不可能。



李鳴鵬 社子橋 1948 台北

橋景

橋，經常出現在李鳴鵬的作品中，那絕不是偶然的，因為橋上橋下埋藏著很多故事。橋下的大漢溪河床，那些大大小小波光粼粼的潭仔，是童年時他與玩伴們戲水玩耍的地方。少年李鳴鵬日後外出，離開家鄉時，他總是穿過大溪公園，走過吊橋到對岸的栗子園去搭開往鶯歌火車站的巴士，多走那麼長的一段路，他是為了要省下那段每趟一角二分的車資，大溪吊橋兩側美麗的溪岸風光是自然給他的安慰。是他一輩子揮之不去的記憶。



李鳴鵬 光復橋 1947 台北（由萬華通往板橋內鐵橋）



李鳴鵬 台北橋 1947 台北



李鳴鵬 中山橋（明治橋）1947 台北

1941 港督楊慕琦於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第二十三軍無條件投降。

1942 日軍宣布香港為日本佔領地，並設置總督府，往後三年將香港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政治及經濟基地。

集中營裡失去自由的人

● 李鳴鵬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遷居香港九龍，直到二戰結束日軍投降，他主要活動於珠江流域，往返於廣州與香港之間。

● 香港的英、加守軍當年頑強抵抗日軍的入侵，港督楊慕琦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第二十三軍無條件投降，十七天的戰鬥中守軍陣亡二千多人、傷者一千餘人，被俘萬人。

● 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宣布香港為日本佔領地並設置總督府。日軍將香港作為日本「南進」政策的政治及經濟基地，在其佔領期間的三年零八個月裡，前期致力於穩定新秩序，後期則為了支撐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敗局，而加緊經濟掠奪。

● 「一九四三 二十二歲 離開部隊，返回廣州市。」



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軍於九龍舉行「入城式」。



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宣布香港為日本佔領地並於匯豐銀行設置總督府。

1945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接收香港，台灣歸還國民政府。
二次大戰結束

● 「十一月，遷居至正在日本軍統治下的香港之九龍，從事運輸工作，同時受聘於某小型造船廠，擔任日文顧問一職。」

● 日軍當年沿著珠江及其支流欲深入廣東及廣西，許多愛國的中國人船老大在戰事初期不願自己的船隻為日軍徵用，忍痛將船自沈於江底。

● 這個時候各種物資及運輸工具非常缺乏，一種特殊的行業因應而生。

● 一些熟悉當年沈船位置的人，便與造船廠合作，將沈船設法打撈起來再予以翻修，其利潤相當可觀。

● 這些廣東人經營的造船廠找李鳴鵬擔任顧問，是因為打撈船隻必須得到日軍許可。

● 戰爭結束前兩年，李鳴鵬奔波於日本海軍武官府與珠江流域的大小埠岸間；前者是打撈船隻的許可單位，造船廠就靠李鳴鵬和他們打交道。

● 李鳴鵬和船老大們經常往來於珠江上

游的一些鄉下的小埠岸，這時他們的船艙裡都藏有槍枝以備不時之須，因為這些地方並不是日軍能真正掌控的佔領地。

● 日軍礙於兵員及文化民情，在他們號稱的佔領地上，往往只在大城市及具戰略地位的鄉鎮之間保有點與點間的線狀陣地，從未得到全面的佔領。

● 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們最終還是自這場不義的戰爭中潰敗下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裕仁以「玉音放送」的形式透過收音機宣讀「終戰詔書」接受無條件投降。

● 早在前一天，英國的駐重慶大使通知國民政府，說他們已命令英國太平洋艦隊從菲律賓趕赴香港準備受降。

● 國民政府雖然反對，但因為忙於一些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加以美國杜魯門總統也同意英國接收香港，經過協商，國民政府同意英國代表可在中、英兩國政府授權下，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

●戰爭的末期李鳴鵬從收音機裡截聽信息，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節節敗退及沖繩島的慘滅他都知道，但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前卻只能憂愁結面放在心裡不能說出來。

●八月十五日李鳴鵬人在廣州，一週後他回到香港；身分的驟然改變，中英間的政治角力，歷史夾縫中的台灣人，被接管香港的英軍強行送入了集中營。

●亂世中，多數人會有前途茫茫的迷惑。

●尋找群體的慰藉便成了很自然的事，尤其有的台灣人因為這樣那樣的事由，遭到戰後港人的挾怨報復，或成了日本人的代罪羔羊。

●戰爭後期，在香港有為數不少的台籍日本兵，一些人是粵漢鐵路上的鐵道兵另一些人則是在九龍俘虜營裡擔任監視員的非武裝軍屬，他們在戰後多數選擇自日本部隊現地退伍，也有人繼續留在日軍部隊後來隨日軍遣送回日本的。

●來自同鄉的人，在這種時候很自然地集結在一起。

●「台灣同胞自救會」的成立，背後是國民黨戰時的一個外圍地下組織「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行動大隊」協助的。「自救會」以維持治安、保護台灣同鄉為宗旨，設在九龍山林道一處台灣人所開的餐廳的二樓，並擁有自己的武器。

●當時日軍讓台籍兵現地退伍，但考慮到他們在香港是外地人無處可去，便允許這些已退伍的台籍兵晚上回到原部隊過夜。「自救會」的槍，便是那些台籍兵向他們的原部隊借調出來的。

●這個「台灣同胞自救會」有數百名台籍人士參加，其中多數來自部隊。「自救會」設有一大隊長、參謀長，李鳴鵬是重要的幹部。這些人集結在一起原是為了保護自己，但他所代表的卻是一股可加以利用的有生力量。

●當八月三十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特遣

隊在「不屈」號航母率領下抵達香港時。前述的「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行動大隊」在港的聯絡處，打電話給李鳴鵬，指示他派些人帶著槍去示威一下，為的是要顯示中國在九龍租界地還有點實力。

●而「自救會」成立才幾天，共產黨八路軍戰時的武裝游擊隊「東江縱隊」便派來一男一女向成員遊說紅軍理念並邀請台籍同胞加入八路軍。

●接管香港的英軍於九月一日頒布「軍政府統治公告」，軍政府成立後的軍政府總督由特遣隊艦隊司令員夏慤少將出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英國太平洋艦隊特遣隊在「不屈」號航母率領下抵達香港。

●「自救會」擁槍自衛非常顯眼，也聽聞英軍將他們以敵性團體視之不久會有行動。

●在英軍及香港警察將台籍人士視為日本僑民，等同於敵國人民，強行送入集中營前，有一部分的台灣人便前去投靠八路軍「東江縱隊」。

●數百名茫然於自己身分及未來的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被送入了九龍的集中營；四個月的集中營生活，最難過的還不是物資條件的惡劣，而是身分認同的疑惑，自己到底變成了什麼人？

●這批台灣人中有一部分當年以軍屬的身分加入日軍，於大潭灣的赤柱集中營替日軍監視管理那些被拘留的英美人士。

●他們沒想到會有這一天，自己會是集中營裡的失去自由的人。

●赤柱集中營佔地極廣，同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也有許多僑民被關進了這個集中營。由於集中營裡龍蛇混雜，醫



佔地極廣的香港赤柱集中營。

生、流氓、兵員、生意人都有，又有不同的民族，不免經常有大小衝突。

●為了對外與英方交涉，對內能有規律避免無謂的紛爭，集中營裡的台灣人及韓國人都自己在內部成立了諸如外交委員會、警務委員會的自律組織，李鳴鵬是負責維持秩序的重要幹部。

●一九四六年一月，乘坐著英國政府租用的中國輪船，這群淪落於異鄉集中營的台灣人終被遣返。在基隆港上岸後的李鳴鵬，此時身無一物，六年來在廣九各地拍攝的照片及證件全部遺失外，連回大溪老家的盤纏也沒有。

●還好國民政府在港區設有海外歸鄉者接待中心，靠著他們發放的返鄉火車票及少許的零用金，李鳴鵬才得以順利返回故鄉。



戰前赤柱集中營被拘留的英美人士，等待被獲釋。



李鳴鵬 小童 1955 淡水河邊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李鳴鵬 頑童 1954 台北西門國校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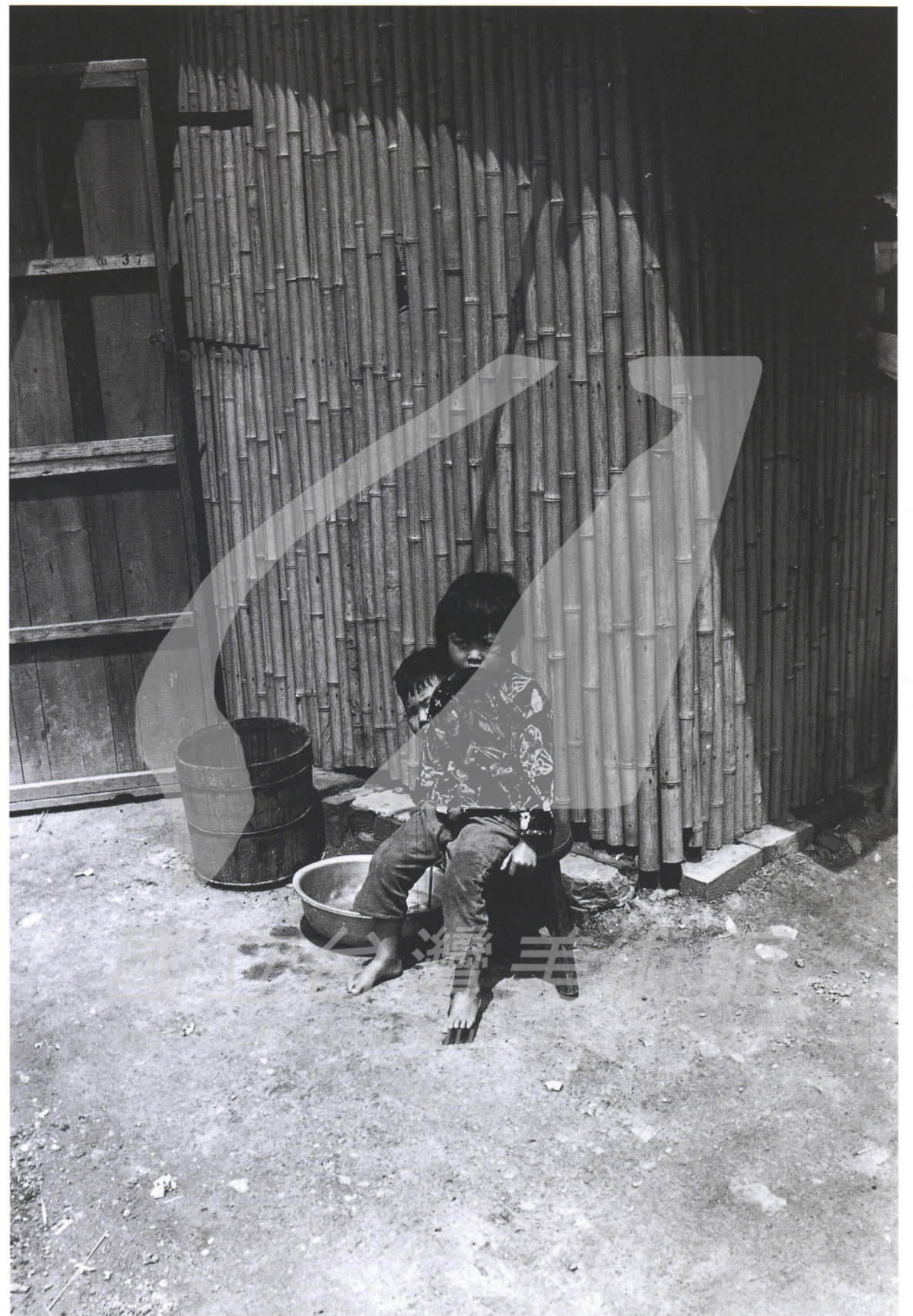


李鳴鵬 幼童 1950年代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李鳴鵬 新店郊區（往烏來山區） 1950



李鳴鵬 台北郊區 1950



李鳴鵬 牧童 1960年代 關渡平原附近



李鳴鵬 農家小孩 瑠公圳 1950年代



李鳴鵬 削甘蔗 1948 淡水河邊



李鳴鵬 台北大橋下小童清掃淤泥 1948 淡水河邊



李鳴鵬 農家小孩（從巴士內拍出去） 1955 日本長野縣農莊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李鳴鵬 息肩 1948 台北光復橋頭



李鳴鵬 淡水河邊貴德街附近 1950年代 台北市